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八十回 仇游擊暗地說前情 楊元帥督兵攻逆賊

話說仇鉞虛砍一斧，拍馬落荒而走，徐慶在後緊緊追來，大叫：“逆賊休走！”仇鉞那裏答應，沒命的催馬前奔。看看追下有二十余裏，前面有座高山，山下有座古廟，仇鉞到了那裏，四面一看，見無人行走，即跳下馬，高聲望後喊道：“徐將軍體很窮迫，某有話奉稟。”徐慶聞言，也就跳下馬來，走到仇鉞面前，將手一拱說道：“有何見教，某當洗耳恭聽。”仇鉞道：“此廟無人，頗堪說話，某等且到裏面敘談便了。”徐慶答應。當下二人將馬牽入廟內一旁拴好，二人重新見禮已畢，席地坐下。仇鉞首先說道：“某方纔有犯虎威，出言不遜，尚乞原諒。”徐慶道：“彼此彼此。”仇鉞道：“將軍以某為真助反王謀叛耶？”徐慶道：“將軍忠義素著，某亦聞名久矣。今者如此，豈迫于勢不得已，姑為牽就，以待將來，不識將軍之心是否如此耶？”仇鉞道：“將軍之言，是真得某之本心矣。某所以姑為牽就者，欲待其時，以報恩于主上也。某自高、曾以至今日，世受國恩，雖粉骨碎身，不足報朝廷于萬一。豈以安化王謀叛，某便忍心害理，不顧朝廷累代之恩，但思目前富貴，某雖不才，斷不忍而處此。而況此等富貴，名不正，言不順，即使官居極品，獨不怕萬世遺臭，為人唾罵？某又何忍忘厥本來，致祖宗飲恨于黃泉，某畝罵名于萬世乎？某當叛王謀逆之時，即擬拚著一死，上報國恩。然一再思維，與其徒死于國家無益，不如忍辱苟活，或可報恩于國主耳。區區之心，實本于此。

今將軍雄師直抵，某不難壺漿箪食以迎王師。第叛王耳目甚多，若疾遽為之，恐畫虎不成，反受其害。故仍不得不暫為隱忍，以待叛王其勢之衰。區區之心，想將軍當亦可曲諒。

為今之計，叛王現據靠昌，楊元帥大兵已直達彼處。某昨聞寧遠、西和已經克復。叛王雖現據鞍昌，不久當亦為楊元帥所破。即使負隅死守，叛王知某部下尚有兵數兀，必來召調，那時某陽為奉調，陰實進攻，蠢爾叛王，當于彼處擒之。那時將軍可一面急急分兵來取安化，此城可唾手而得矣。不識將軍以為然否？若以某為不謬，則某固大幸，亦國家之大幸。倘不以為然，或以某為虛謊之辭，搪塞之語，某請明心跡于將軍之前，使將軍知某非偷生之輩、畏死之人也。”說罷，即將所佩寶劍掣出，便欲自刎。徐慶趕著止道：“將軍忠義，神人共鑒，頃蒙見教，亦皆金石之言，幸勿輕生，某當遵命便了。”仇鉞聽說，便收回佩劍，復向徐慶說道：“既蒙洞鑒，銘感難忘。某還有一言，願呈尊聽，幸將軍俯而納之。將軍此回可詐稱受傷不出，一面急急遣心腹，星夜前赴楊元帥大營，將某所呈各節稟元帥，仍請元帥檄調將軍回赴鞍昌，並力進攻逆賊。叛王一至危急，勢必前來調取，那時某當暗助將軍成功便了。”徐慶大喜。

二人說畢，出了廟門，飛身上馬。徐慶故作受傷之狀，在前狂奔，仇鉞在後緊緊追趕。徐慶走到離營不遠，在馬上大叫道：“俺誤中逆賊利斧，大敗而回，速來救我！”各官一聞此言，蜂擁上前，將徐慶救回本營去了。仇鉞也就回城，兩邊也就各自罷兵。

次日，仇鉞出城索戰，徐慶吩咐堅守營門，不許出戰，須俟創傷稍愈，再與交鋒。仇鉞一連攻打了幾日，只是攻打不下，也就各自按兵不動。徐慶自那日回營，詐稱受傷不出，卻急急暗差心腹，寫了書信，星夜馳往靠昌，將仇鉞所言各節稟告元帥，暫且不表。

再說楊元帥統率大兵，離鞍昌府三十里下寨。安營已畢，即命楊小舫帶領三兀人馬，前去城下挑戰。真鐮正在城中與李智誠說道：“寧遠、西和兩縣，迄已多日，為何總不見報捷，難道那兩處有什麼變卦麼？”李智誠道：“寧遠知縣郭汝曾、守備趙爾銳，皆肝膽忠義之士。所慮他預有準備，死守不戰，而且城中糧餉豐足，若堅守不出，雖周年亦難攻破。但願他急急出戰，則寧遠可唾手而得矣。至于西和，主公倒不必慮。聞得西和縣令暗弱無能，雖守城官稍有智謀，亦卑不足道，得呆將軍前去，其破必矣。所慮者楊一清已統大兵前來，萬一中途聞知寧遠、西和兩處皆有兵攻取，他便分兵馳往救援，急切就難必得了。”真鐮道：“便是孤亦慮及于此。寧遠、西和離此不過百里，何以勝敗絕無音信，孤甚屬不解。”

正在那裏談論，忽見巡門官進來報道：“今有寧遠縣逃回小軍，報稱敵將徐鳴皋，暗約寧遠縣令裏應外合，夾擊大營，全軍覆沒。現在左將軍已被敵將徐鳴皋生擒活捉去了。”真鐮聞報大驚，即令巡門官將逃回小軍喚來問話。巡門官答應出去，即刻將逃回小軍帶進大帳，跪在下面。真鐮問道：“左將軍如何被敵將捉去，你可細細奏來。”那小軍便將寧遠縣如何堅守，左天成如何攻打，後來徐鳴皋如何頭次誘敵，左天成如何識破，徐鳴皋又如何暗約寧遠縣令合兵夾擊，左天成不曾防備，如何被捉，細細說了一遍。

真鐮又問道：“你知這徐鳴皋是何官職？”那小軍道：“聞說是楊一清部下的先鋒。”真鐮聽說，便大罵道：“楊一清呀，孤與你向無仇隙，爾何得敗孤大事，使徐鳴皋生擒孤家的大將。孤與你誓不兩立了！”說罷，便令小軍退下，真鐮猶痛罵不已。李智誠道：“參謀之意，左將軍既已被擒，亦無法可想，惟慮西和兵力太單。寧遠一城，楊一清既分兵馳救，西和亦必分兵前往救援。若再如寧遠裏外夾擊，如之奈何？主公宜急加兵星夜馳往，以厚兵力，方覺妥當。”真鐮聞言，甚覺有理，因道：“孤現在部下大將不過數員，還要防備楊一清統兵到此，但此去誰可勝任呢？”

正在疑慮，又見巡門官進來報道：“今有探馬來報，西和縣城已被吧將軍攻破，縣令亦已陣亡。現在呆將軍已將所部兵丁，移駐城內去了。”真鐮聞言大喜，便令巡門官退出，又與李智誠道：“吧方傑既得西和，可不必加兵前往。”李智誠未及答言，又見巡門官匆匆進來報道：“今有探馬來報，楊一清自統大軍十萬前來攻取，已離鞍昌只有六十里路了。”真鐮聞言，即令探馬再探。不到半日，又有探馬來報：“探得楊一清所統大軍十萬，已離城外三十里下寨了。”真鐮聞言大驚，便與李智誠道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”李智誠道：“主公勿慮，自古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，此一定不移之道。可即傳令各營火速出城，乘其初到安營未定，奮勇攻擊，雖不能傷他的大將，也可先挫他銳氣，然後徐徐圖之。以逸待勞，斷無不勝之理。”真鐮聞言大喜：“軍師之言，正合孤意。”遂即傳令各營奮勇迎擊。

各軍得令，正在預備出城，忽見守城官飛馬來報：“敵軍已離城下不遠，請今定奪。”真鐮聞報，即刻披掛上馬，率同後軍都指揮王文龍，參將溫世保、薛文耀，游擊魏光達、高銘、孫帶、劉傑並裨將等眾，帶領三刃兵馬，飛出城來，早見敵軍已列成陣勢，在那裏挑戰。真鐮便顧左右問道：“那位將軍前去交戰？”只聽答應一聲：“末將願往！”真鐮視之，乃游擊高銘也。真鐮道：“將軍此去，務要猛力挫動他的銳氣纔好。”高銘一聲得令，手舉八角銅錘沖出陣來。楊小舫一見，也就提刀飛馬殺到。畢竟勝負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